

◎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
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
《巴蜀文献集成》

推十書

增补全本

壬癸合辑

叁

刘咸炘◎著

上海圖書館
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

◎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
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
《巴蜀文献集成》

刘咸炘◎著

推十書

增补全本

士癸合辑



上海圖書館
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

巴蜀文庫

教育部省属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 学术丛书

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

图书出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推十书: 增补全本. 壬癸合辑 / 刘咸炘著. —上海: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, 2009. 1

ISBN 978-7-5439-3681-2

I. 推… II. 刘… III. 杂著-中国-民国-选集
IV. Z429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147563 号

责任编辑: 张 树

特约编辑: 黎孟德 胡新农 郑 源

《推十书》(增补全本)·壬癸合辑(全3册)

刘咸炘 著

*

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

(上海市长乐路746号 邮政编码200040)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成都东江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成品尺寸 290mm×210mm 1/16 印张 76.5 字数 130 万

2009 年 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439-3681-2

定价: 1130.00 元 (全 3 册)

<http://www.sslp.com>

追通錄

蘇子瞻
知覺
能

PDG

二千零八年
戊子八月刊

再傳弟子
孫奇晉恭署



蘇子奇
PDG

追逋录一

丙寅年



乙卯始作札记，成两册，肤浅少可采。至丁巳则读一书，置一册札记遂止。己未复置《余力录》成二册，多论学论文浑泛语，后亦散入他书，而册亦亡其一。辛酉立一册曰《塾谈》，属诸生记谈语。谈语零碎，少可记，亦多不及记。至壬戌乃改为《追逋录》，复盈二帙，大抵随见钞录，不能纳入他书。其间颇有成片段者，而狂草涂乙，难以检求。今乃删取别录而弃旧册，此后当稍谨飭，俾可修补成篇也。丙寅十月晦日记。

登高山而望远海，乃见百川清浊纤疾之不同。八方殊风雨，安能顿使贤愚臭味之交通。或山而樵，或水而渔，独抱千古意，不可以杂居。春风东来入千家，桃李参差齐作花。一垄万木殊根荄，山高岩岩水无涯。

章实斋先生《咏史》，丙寅元旦

书于《追逋录》首，复录之。

无事此静坐，有福方读书。乃阮吾山取坡公、陈眉公语合成。今人习用，罕知其所出矣。

山谷短句曰：三公未白首，十辈拥朱轮。只有人看好，何益百年身。凡事之真纯，皆以人看好而伪。

《说苑·谈丛篇》曰：君子贵因人之知而知之，不贵独自用其知而知之。俞荫甫《续五九枝谭》曰：古人之书直传，今人之书横传。此皆著述家格言。东坡言：每日胸中出少许议论，积久便成一书。俞理初谓此宋时习派最害事。唐子西《文录》曰：苏黄门云：人生逐日胸次须出一好议论。若饱食暖衣，唯利欲是念，何以自别于禽兽？夫日用伦常，自有常职。好行小慧，何益于生？独见多不可凭，横传亦何足贵乎。



齐王筠《自序》云：少好抄书，老而弥笃。虽遇见警观，皆即疏记。后重省览，欢兴弥深。习与性成，不觉笔倦。此犹非以钞为著述也。近世最博者，推俞理初、沈文起二人，皆能引书，复能读书，搜索最勤而辨别最审。理初作单篇，文起则托之于史集之注。张石州叙理初《存稿》述其著书之状曰：得书即读，读即有所疏记，每一事为一题。巨册数十，积岁月，证据周遍，断以己意，一文遂立。王亮生作文起墓志，述其著书之状曰：凡所注先写于书，上下左右，几无间隙，乃录为初稿，久之增删，复录为再稿。每一书成，辄三四易稿。此说二人之状，深可慕羨。俞荫甫徒标孤文，赵云嵩杂引误书，不足比也。定庵述段茂堂语曰：贫女尚有针线缠饰，况学士乎。故单词碎义虽不成文章，弃之可惜。

《戴东原年谱》载其语曰：阅百诗善读书，读一句书，能识其正面、背面。又曰：大国手门下不出大国手，二国手、三国手门下教得出大国手。又曰：书年代略旧，便有几分好处。俞理初《存稿》有曰：古人注书不论书，论书，则多言多败。

按：论书谓合数书而为通论。此皆甘苦语也。沈钦裴述汪容甫言：读书必别其合者，合其别者。

批书始宋人，而批评经史则始明。宋人评书者莫著于刘须溪，后人颇诋为纤巧，实则须溪眼光颇精深。须溪常言：吾之评诗，过于作者用意。梨洲云：会孟谈诗，后世鲜能及之。牧斋誉为一知半解。顾牧斋于明诗去取失伦，此实平允。明人批选经史之谬妄，牧斋已详斥之。《吴次尾集》有云：张侗初之评诗文，钟伯敬之评诗，茅鹿门之评古文，最能埋没古人精神，而世反效慕。此语尤明，然中亦自有优劣。如孙月峰之评《文选》，虽止能看紧峭处，犹颇有独见。若陈明卿之评《通鉴》，则啧啧言英雄权术而已，康雍间人犹沿此习。孙执升直是八股手段，方伯海则蔓衍陈冗，浦二田颇自修饬而伤于繁，储在陆颇从简要而亦伤于浅。晁景迂曰：惟通人有蔽，明道取人太吝，横渠轻视先儒，伊川时出奇说。

庄葆琛晚年口号云：惯看模糊字，专工穿凿文。

东坡诮王氏《字说》，谓易观卦本是老鸪，诗大小雅本是老鸦。案：王氏说字止混形声为会意，未尝言声假。此乃古文之说，出于王子韶（介甫同时人），《宣和书谱》明言其与《字说》违背，不出介甫，东坡之说诬也。然今之言假借者正如是，焦里堂《说易》正如是。释名之训，乃解其声根，以声近者譬况之，如天颠



也，以颠音之同天者喻天之声根，非训天为颠也。若谓天有颠义，岂可通耶？而训诂家每沿说如此，利其可以广为附会，遂不顾本义，大谬也。马元伯、俞荫甫最多。

惠定宇私改《周易集解》，以求异于《开成石经》，见臧庸《拜经日记》中。王伯申与焦里堂日札亦云：定宇考古虽勤而识不高，心不细，见异于今者则从之，大都不论是非。

严久能《蕙櫟杂记》曰：读书贵博，议论贵雅。暗毛不可谓不博，而暗失之繁杂，毛失之放肆。亭林、竹垞，可称雅人。

学者之争，自古而然。考据家最恶朱、陆之争，谓虚言斗乱，不如反之于实。不知反实亦争也。纪文达撰《四库提要》，于儒家类极论笔舌相攻之害，而于讲学家刺讥尤甚，至乃归狱王仲淹，谓朋党之祸起于王通，录其书以著履霸金柅之意。文达纵不见后来考据家之争，岂不睹汉儒乎？文达所推服者阎百诗、顾亭林，且取毛西河。亭林不信百诗伪尚书之说，百诗侮之，吴氏《古文尚书正辞》尝举其证。百诗欲与亭林争能，作《日知录补正》。冯山公信百诗伪古文之说而又作《潜邱札记举正》。见《拜经楼题跋》，其驳《四书释地》十事，见祝大宗所撰传。西河则直作宪词与百诗角。朱竹垞、汪尧峰皆诋钱牧斋，而何义门护钱，诋竹垞、尧峰。尧峰褊刻，以与归玄恭争被诟，而叶横山则指摘其文无完肤。可详《鸡窗丛话》。竹垞尝大言曰：我在吴中不为老汪、小何所诋斥，足以传矣。见《上同书》。可见当时数派诤争之烈。戴东原不知史学而与实斋争。李寅言谓东原穷走京师，因钱少詹游扬，其名始著。而戴乃云当代学者吾以晓征为第二人。钱学之博，非戴所可望，少詹且甘心为作《戴先生传》，其虔真不可及。见《墓记》。段茂堂与顾千里争学制，各欲改经文一字，著一书以相难，竟至绝交。陈仲鱼调停之而未能，集其书为一编，目曰《段顾校讎编》。洪稚存笑谓可比《朱陆异同辨》。方植之钞校《十三经注疏》，谓茂堂每窃惠定宇说而阴排顾千里。盖以考据相尚，则蹈瑕抵隙，吹索易施，是乃益起争端耳。方植之之辟汉学，犹有理也。李莼客一言桐城即痛诋之，何所执耶？孙芝房谓粤寇由于汉学，固太激，纪文达谓明末党祸由于王学，亦岂得谓平乎？钱籥石与戴东原攘臂相诟，亦汉、宋学之争也。汪稼门陷李许斋，事详《晴东野乘》。而王伯申平反之，汉学家益有口实矣。



姚薑坞讥方望溪负戴褐夫难后更其名。又志李刚主过自夸诩，扬亡友之过，可谓直道。全谢山《毛检讨别传》痛诋毛西河，严久能亦讥其非文体。沈清玉《张杨园传》后附记谓陆清献之婿曹宗柱辑《年谱》，述清献与吕石门投分最契，不啻一人。及石门事败，乃改修《年谱》，尽灭去之。按：此与方、戴事正类。清献文集本有祭吕文，自言学出于吕，后剗去，今行本空白犹在也。此出于避祸，殆不为薄。若李安溪负陈省斋，则众论昭然。安溪有辨疏。吕石门与黄梨洲凶终事，沈清玉记之甚详。杭堇甫负全谢山，见《郎潜纪闻二笔》述徐柳泉之言。包慎伯不足于汪容甫，谓容甫梦嘱删改其文，李杲言以为讐言。

何义门谓王厚斋不脱词科习气，此平允之论。全谢山因护乡先生，遂诋义门为不免批尾习气，亦平允论。又因而诋李安溪，其谓榕邨学术札子，且举其居乡不戢子弟之过。周荇农谓谢山君子，不应诬人。此犹细行耳。至孙退谷降闯复为贰臣，而力尊朱子，以大儒自负，而陆清献上书亦极尊为大儒，此则门户之蔽过甚矣。

李莼客云：姚姬传非绝不知文，而力尊其师刘大槐比之昌黎。王述庵非竟不知诗，而极口推其师沈德潜比之老杜。虽情深衣钵，然二君以一家之私言能尽掩众人之耳目耶。按：陆祁生、管异之喜诋王惕甫。

《三父八母图》出于《元典章》，《典章》又取之《宋车垓内外服制图释》。《研北杂志》曰：心准皆各，其及即若。王元泽以八字该括法律。

蒋子潇谓刑名之学，古人所以辅礼。郑康成注《周礼》每引汉律，是读律亦儒者事。因取清律与唐律、明律互校，括以三经三纬，以推原周公制礼之等杀，著《辅礼论》二千余言，惜不传。按：邢昺《法律疏》亦引宋律，陆桴亭《思辨录》、王兰泉《与汪容甫书》、包慎伯《读律说》、俞理初《唐律疏义跋》、朱蓉生《无邪堂答问》皆言学者当读律。

严久能《书潜邱札记后》曰：于己所已知者，虽甚微，必铺张而杨擢之，且有矜色。于人所不知者，虽甚微，必指摘而痛诋之，务求胜于口齿间，而不自觉失儒者谨厚之风矣。阮吾山《茶余客话》载其伯祖樾轩语曰：近见后生小子皆喜读《毛西河集》，其所称引，未足为据，必须搜讨源头，字字质证，慎勿为悬河之口所漫。吾偶阅《孝经问》，见其误读《礼疏》谓《刘向别录》中载郑目录注，此真宋本《康



熙字典》，始信阮说非谬。李莼客云：我朝廓清宋元荒陋之学，西河实为首功。凌次仲尝言：萧山著述如医家之大黄，有立起沉痾之效。此论亦平。然西河实不能突过宋人，大黄能杀人，今亦无须此药矣。

《春在堂随笔》记何子贞言：治经使人静细，治史使人浮躁。又曰：座主之请门生，揖之坐则坐，命之饮则饮，惟吾所欲言无不诺之，此史学也。门生之请座主，侧目而视，侧耳而听，惟恐不当其意，此经学也。按：此谓史论与经考耳。若经学之言微言大义，史学之重考订，则正当互易其譬耳。

官编书

《隐居通议》曰：宋初编《文苑英华》之类，不足采。或谓当时削平诸僭，其降臣聚朝，多怀旧者，虑其或有异志，故皆位之馆阁，厚其爵禄，使编纂群书，如《御览》、《广记》、《英华》诸书，迟以岁月，固其心志。于是诸臣俱老死文字间。按：编书以笼文士之策始于隋炀帝，继用者唐太宗、武后，又后则明成祖，清圣祖、高宗诸朝编大类书最多。

感应篇

惠定宇注《感应篇》粤雅堂本首有朱文正序，刊本多失之。

玉历

《丽谯荟录》曰：老君曰：无谓幽冥，天知人情。无谓暗昧，神见人形。心言小语，鬼闻人声。犯禁满千，地收人形。见惠注《感应篇》引《道藏·养命延生录》。《宋史·五行志》云：建炎三年四月，鼎州桃源洞大水，巨石随流而下，有文曰：无为大道，天知人情。无为窃冥，神见人形。心言意语，鬼闻人声。犯禁满盈，地收人魂。按：今传本《玉历钞》阴界碑文，正与《宋史》所载相同，但神见人形作鬼见人情耳。世传愿天常生好人，愿人常行好事二语，乃宋时豫章旅邸无名人题，见《鹤林玉露》。

苏

程篁墩有《苏氏杙机》，今不传。

《野老纪闻》云：方惟深子通隐于吴，吴人宗之，以诗行。其诗格似晚唐诸人，绝不喜苏子瞻诗文。至云淫言褻语，使驴儿马子决骤。



《郝兰皋笔录》曰：坡公著论有云杀之三，宥之三。问其所出？曰：想当然耳。《冷斋夜话》记东坡诗以卢橘为枇杷，张嘉甫论其非，东坡笑曰：意不欲耳。可见坡公才情豪上，或如其意，则曰想当然耳，不合于心，则曰意不欲耳。在公才大，固无不可，然任情豪快，终是一病。

李元爽百三十六岁，见《白乐天集》，《升庵外集》引之，《四书恒解》转引而误为陈元奘。

俞荫甫《春秋论》云：古多长寿人，殷高宗、周穆王皆享国百年，召公寿八十岁，窦公亦百八十岁。秦汉以下，如张苍、罗结，亦往往有之。赵佗卒于汉建元四年，其时汉兴已七十年，亦近百岁也。

《章实斋遗书》有《读史通》一篇，又廿八叶《候朱春浦书》有辨知几非短于作史语。《丙辰札记》亦有数条。《玉海》云：孙何著《驳史通》十余篇。

李申耆先生学风大方，宜于论学。观包慎伯述其评《说储》语及《骈体文钞》中评语，可以见之。集中序跋甚多而少精语，盖皆出于应酬之文。先生《与陈石士书》言所为诗文多牵率酬应。《与高雨农书》曰：每有所述，称心而言，意尽辄止，然由牵率时俗，为不由中之言。此自道也，惜编集者不知以内外篇分之。蒋彤述其厌薄记诵而亦不讲学，尝谓及门曰：吾此处是不貳法门，参禅不念佛。

《隋书·史万岁传》万岁至南中，见诸葛亮纪功碑，铭其背曰：万岁之后，胜我者过此。万岁令左右倒其碑而进。

魏稼孙《唐石经图考》序云侯官宗子安、孝廉秀仁见视足本。末跋又云：子安著《开成石经考》，述访碑事。此即著《花月痕》之魏子安也。周氏《小说史略》未得其名。又秀仁著有《同山浅泪记》，在《晨风阁丛书》中。

蒋彤记李申耆论张翰风《战国策释地》曰：翰风少有天下志，常以今直省分域之制与《禹贡》、《周礼》分别州界之意差，殊不足控阨塞，收形势大要。略准唐宋分道法，条析经画，规置多中事理，此书其余义也。

王□生作《汪孟慈墓表》，载其政事甚详，中有云：雍正二年，命于畿辅近地濒海有水利者行井田法，迁无业旗人，一夫授田百亩，使治之。福建司员主其事。



别置关防曰户部管理井田科关防。戴子高作《凌厚堃堂传》称其尝客代，以钱百千得不耕之田数顷，划沟洫，引滹沱委折溉之成畱田，亩稻十五六，分十之二岁作疏防，又分其六七以利佃，径畛缘之葵韭瓜蔬，渠澄之久，鱼虾育焉。叹曰：推是以富天下，管仲不足为矣。此皆西北农事之前车也。

潘学

毛生甫谓七百年文患于柔，惟鲁通甫之文为刚美，吴昆田为作传，谓工于史例。李莼客《笔记》亦盛推通甫文，拟之杜牧。尹洙谓道光以来无二手。谭复堂作《杨汀鹭传》，谓叶润臣诗高洁清深，二百年几无与抗手。二人学皆出于潘四农。通甫作《四农行状》曰：其宗旨以为挽回世运莫切于文章，文章之根本在忠孝，源在经术，其用在有刚直之气，以起人心之痼疾而振作一时之顽懦鄙薄，以歧于古。

《桓子新论》：汉百姓赋敛一岁为四十余万万，吏俸用其半，余二十万万藏于都内为禁钱。少府所领园地作务八十三万万以给宫室供养诸赏赐。《御览》六百七十二。《班氏食货志》无此语，亦疏也。《魏志》王朗奏述汉世度支之数，何义门谓其读《汉书》熟，可与此参。

常州派 术数

常州儒者多好术数，孙星衍颇究壬遁，张皋文深于葬书，其学传之董晋卿而黄小仲亦好之。张翰风好医，晚宗黄坤载。

偶翻《陈东塾集·复刘叔俛书》，言《东塾读书记》于人之晦者表之，如宋之王万，明之唐伯元。按：《读书记》论唐、宋、明儒者最刻。因检《明儒学案·甘泉学案》中唐曙台伯元（广之澄海人）所载《醉经堂集解》，其学风颇有似东塾处。其解经多以诸经互证，如贯解云：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达而达人，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，苟能充之，足以保四海。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解曰：惟天为大，惟学则之，故曰大学。惟中乃大，惟庸乃中，故曰中庸。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，大学也。龙德而正中者也。庸言之信，庸行之谨，中庸也。此类大抵正就字面浅附耳。又谓《论语》编次，使皆如《乡党》一篇，则《论语》可以无解。又曰：解经以传，不



如解經以經。合而解則明，拆而解則晦。故經有一事而前後互發者，有一義而彼此互見者，盡去其傳注，而身體之，口擬之，不得則姑置之而從他處求之。諷咏千周，恍然觸類矣。夫止以字句淺附，豈遂為以經解經乎？既訓詁之未明，又何由身體之而口擬之耶？東塾生考據盛行以後，無唐氏諸謬說，亦不主廢傳注，而其好淺附則同唐氏。又曰：古之學者，學禮而已。《春秋》責己謹嚴，待人平恕。表章《大學》，自韓退之始。表章《中庸》，自徐偉長始。合《大學》、《中庸》，為子思經緯之書自賈逵。按：此語出唐氏偽古本《大學》，此種拈論，其風皆似東塾。又曰：鄭康成、朱元晦皆聖門游夏之列而特起百代之後，事難而功多。此尤與東塾宗旨相同者也。宋有二王萬，一為鶴山之徒，鶴山為作墓志，言其善《戴禮》，不言有著述。其一則《宋史》所載浦陽人謚忠惠者，初與李衍遇，衍勉萬從事朱子之說。久之，有得于明習之語，謂學莫先于言顧行。言是而行違，非言之偽也，習未熟耳，熟則言行一矣，故終身言行相顧。東塾所取殆此也。

《隋志》小學類書多有訓蒙之書，如蔡邕《勸學》，顯非記字，而項峻《始學》、束皙《發蒙記》、顧愷之《啟蒙記》且兼及物產、神異，逸文可按也。許魯齋《千字文》說史事如歌括，重字甚多，不及胡五峰《叙古千文》遠矣。

王肅《喪服古今集記》記孔子逸事，當時書多，殆必有據。無名氏《論語隱義》亦記孔子逸事，詭異近小說，非經說體，豈緯書耶？

恽子居雜記《論爾雅》謂：廣輪之變曰釋言，古今之變曰釋詁，其不變者，聖賢所錄，方冊所傳，別之曰釋訓。此論殊異而未穩。俞曲園則謂：釋詁皆說本义；釋言則字之本义不如此而古人之言有如此者；釋訓則直是箋注之祖，所以解釋經文，繼事增益，多孱亂，要其大旨可覆按。

趙聖傳欲輯《春秋世族譜》以糾高誘《注》之誤，謂服《注》于世系最精。

《雪橋詩話》曰：墓子街楊文憲故居，查恂叔重葺升庵雜樹花葉，為文酒之會。洗馬池為周執庵通政別業，文瀾方伯祥奎罷官后居之，顧功耕為作《芙蓉池館記》。此皆成都近代故事也。

鬼事

王瑶舟《墨池浅沈》云：载鬼之书，尝欲别裁之，去其荒诞不经而取其有义理可通者辑为一书，以阐幽明之故，而未暇以为此。此亦即吾撰《鬼神征》之意。

《雪桥诗话》载王葑亭《说鬼行》，层次井井，可作鬼事存真之纲目也。

龙宿郊民图 见《石渠随笔》水中连船画裸人联臂相接，自岸至船尾。人别有裸而捷鼓者。 向来不得其解。陈眉公《太平清话》则作笼袖骄民，且说之云：钱塘为宋行都，男女尚妩媚，号笼袖骄民。未知何据。然元曲已屡见笼袖骄民之语。笼或作龙，若龙宿郊民之为误，则无疑也。

断统论附

《袁清容集》中答问有一条曰：司马编年之法，当时校量极费力，然既谓之编年，不得不尔。终建安而始魏，亦自有深意，但不合谓诸葛公入寇耳。朱文公帝蜀自正，但后连书晋事，又不可晓。若书莽大夫杨雄卒，大与《春秋》书法不同。莽为乱臣贼子，《春秋》未有书家臣之理。仆尝谓正统二字于经无所见，《尚书》只有大统二字，汉历法有三统二字。后人泥正统之说，故皆不通，前后遮护不得。律以大义，则汉以后皆当缺书。若用编年备事，温公之法尽矣。邵氏《经世》以不书事故可模糊无罅漏，然此老少年先从《春秋》下功夫，终能占得道理端正。又张枢子长刊定《三国志》谓国必有号，史亦从其实而书之。汉之为汉，未尝称蜀，陈寿以蜀易汉，抑此伸彼，乃别撰汉本纪传。此论本《黄氏日钞》。此二论皆甚精通。自宋元以来，经史二家互争编年书法者可以废然矣。元时浙东史学家之所讲究，可见一斑也。

春秋论

《春秋大事表》诸论实未通古之情形，如设官不同，乃分治之故，而因以疑《周礼》。因熟《左传》，遂止见封建之弊而不见其利，深取伯功而不明王道。又如山川改易，乃变同风之局，丧礼废而聘觐燕食未废即是。仅存弟道，故朝聘会盟，即可观天子诸侯大夫之递降，皆已知其势而未能发明。《卿大夫世系表序》、《楚令尹论》见鲁、卫、宋以公族恣肆而弱，齐、晋以轻公族而亡，楚独以公族执政而必罚以御之。《吴楚交兵表》论楚以信族复兴，吴以忌骨肉骤亡。此皆极有意味，而顾氏未能综核以论之也。何时仿洪稚存《春秋十论》就顾氏之案而断之。



经

刘继庄曰：《易》终于《未济》，斯天道之不穷乎？《书》终于《秦誓》，斯世道之将变乎？《诗》终于《商颂》，斯文弊之复质乎？《春秋》终于获麟，斯王道之永久乎？王华川曰：治《易》必自《中庸》始，治《书》必自《大学》始，治《春秋》必自《孟子》始，治《诗》及《礼》、《乐》，必自《论语》始。此语极有味。明黄润玉谓《大学》为六经之名例，《中庸》为六经之渊源。语亦有意。

胡宗宪平倭时，幕府多才。文士则有徐文长、沈嘉则，术数则有周述学，说客则有蒋洲。均见梨洲文。而其事之成，则娼妓王翠翘、张少华。徐学谟作《少华传》，冯时可作《翠翘传》，均载于《戒庵漫笔》，其事颇可作一传奇也。

胡雏君《柿叶轩笔记》曰：俞长城选制义，载北宋二人，南宋五人，不知录自何处。且尽四书中文，亦不似宋人所为，盖后人伪记。明朱方刻经义模范文凡十六篇，内惟张才叔一篇见《宋文鉴》，余十五篇张才叔、姚孝宁、吴师孟、张孝祥亦不知所本。王延表作序，谓方得自杨升庵。

郑氏

南宋莆田二郑，为当时学林之异军。夹漈议论甚著，其兄厚之说亦见《艺圃折衷》，而其传承不见。昔阅《直斋书录解题·郑氏书目七卷》，莆田郑寅子敬以所藏书为七录：曰经，曰史，曰子，曰艺，曰方技，曰文，曰类。寅，知枢密院侨之子，博闻强记，多识典故。端平初，召为都司，执法守正，出知漳州以没。又云：前志取乐府教坊琵琶羯鼓之类以充乐类，与圣经并列，不亦悖乎？晚得郑子敬氏书目，独不然，其为说曰：仪注编年不附《礼》、《春秋》，则后之乐书固不得列于六艺。尝讶其说颇卓，且与渔仲相似，顾不得其本末。《叶氏藏书纪事诗》录子敬事，则征《淡生堂藏书训》，知子敬藏书不减李淑。又征《书史会要》，知其除宝章阁致仕，作《包蒙》七卷，又书录有《中兴论言集》，亦寅所撰。偶阅元郑杓《衍极》刘有定注，乃知樵、厚乃为侨之诸父，寅则侨子，号肯亭，尝考《夹漈通志》缺失，又集为《通志大旨》，镂版于庐陵郡斋，仕至尚书左司兼枢密都承旨，出知漳州，以疾自陈，除直宝章阁致仕，命未下，卒于官。侨善行草，著《书衡》三



篇。寅作《包蒙》。杓乃寅之曾孙，故作《衍极》。樵著书凡五十余种，备载书目。杓所藏书，又有《易说》、《正隆官制》、《养生》等略十余种，皆书目所未载。顾颉刚《郑樵著述考》未考及此，向来以为伪书。又《戒庵漫笔》有郑樵《食鉴大略》，又《六经奥论》。《陆存斋仪顾堂题跋》考定原本，名二郑先生《六经雅言图辨》，乃樵兄厚《艺圃折衷》之遗文，其中亦有异论，足以见樵之家学，顾氏亦未及也。

郑渔仲《象类经》十二卷，其八象第七、一篇载魏氏《经外杂钞》。

《清波杂志》云：邮亭客舍观壁间题字，或得亲旧姓字，写涂路艰辛之状。其笔墨柔弱，语言哀怨，皆好事者戏为妇人女子之作。舒某批《随园诗话》云：高丽书贾来京，凡遇新出诗文小说，无不购归，不论美恶，本无名动外国之足言。即琉球、安南国人来购书者，无不如是。又曰：高丽贡使一岁两次到京，新旧书画捆载回国，并不问为谁何之作也。余在厂肆尝开字画店，故知之甚深。若谓指名购袁、刘之诗，则欺世语。观此二说，则文人表章题壁女子自夸文字价重鸡林者，皆可笑也。

《丽藻荟录》曰：冯小沧员外云：滇南一士无子，其祀吕仙甚虔。一日，有道士造门，囑于卧床后柱上写三更露结桃花实，二月春生燕子窠十四字，书时默诵《易》无思也，无为也，寂然不动，感而遂通。语诵七遍，勿令人知。士子遵行，果举一雏。传之于人多验。按今传一本作五更风结实，春深燕子巢。《晒书堂笔记》曰：京师传宜男歌云：五更风结桃花实，二月春深燕子飞。用红帖子一枚，勿令妇人鸡犬见，择有年德多子孙之人，每一气书一字，向夫妇房中所尝坐卧处最上头粘著，黏时亦勿令妇人知也。好事者试之，多有验。

彭文勤《知圣道斋读书跋》谓：《读书敏求记》乃骨董家习气，应斋《老学丛谈》不脱词科习气、头巾习气。《徐孟序录》不免应酬气、类书气。皆甚允，札记能去此五气，则可观矣。

张明山应友召垦田于热河，携种而往，未成而归。言彼方人极不勤勉，一季作罢，宁藏卧，不肯多种。吾闻尝以为谗。沃土不材，瘠土人勤，固必然之理。《货殖列传》总计天下生计，谓楚、越之地地广人稀，地势饶食，无饥馑之患，以故咎



窳偷生，无积聚而多贫。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，亦无千金之家，沂、泗水以北，地小人众，数被水旱之害，民好蓄藏，故秦、夏、梁、鲁好农而重民，三河、宛、陈亦然，加以商贾。齐、赵设智巧，仰机利，燕、代田富而事蚕。北人勤苦，自古称之，何今乃顿异耶？及读吕新吾《实政录》巡抚山西时所作。小民生计条云：齐、鲁、梁、宋惰农之民，待命于天而负天之时，如锄以待雨而得雨，犹不肯锄。责成于地而余地之力，浅耕急耘。丰年忍饥，凶年饿死，未必皆岁之罪也。则知明时已如此矣。北方农业之衰，由水利不兴。西北水利之议，自虞文靖以来言之者多矣，初只为东南之减漕，后乃知足全国之食，然行之者都无大效。不效之因，盖以民怠为大，所谓因地而多地者也。

元农医

元世于农医二者最为注重。农书农政，元为最详。医亦有学，县各立三皇庙领于医官。农为食本，人命至重，习矣不察之要务，然课农之效仍未有闻。王桢《农书》云：今长官皆以劝农署衔，农作之事，已犹未知，安能劝人？命驾出郊，期会赍敛，只为烦扰耳。王元章诗云：云拥旌旗出翠微，劝农五马去如飞。年年只把视耕语，说与山光水色知。此固古今之通弊。盖官民不习，躬率无由，而此又无显绩可考，亦仍以一纸文书报命而已。余介翁诗云：同井分田古意微，租庸遗法亦凌迟。欲耕多是无田者，试问使君知不知？《叶水心别集》亦谓民田无所用劝，官田劝而不从。医学自宋世已重，医书医学亦以宋、元为精，然宋世医官亦是具文。《吹剑录外集》论和剂、惠民两局之弊曰：今惠民局以药材贵而药价廉，名虽存而实则混。职其事者，太府丞也，非惟药材不能通晓，而骤迁倏易，亦不暇究以职业，所谓四局官止于受成坐肆而已。惟吏辈寝处其间，出入变化皆在其手，药材既苦恶，药料又减亏。稍贵细药，则留应权贵之需，四局所卖，惟泛常粗药，缺者多而賤者亦罕。一局输费，为数不贲，民受其名，吏享其实，故都人谓惠民局为惠民局，和剂局为和吏局。所谓太医局生者，始以赂隶名籍，每年则随铨闕公试，题目以士经为主，程文以一义为限，考试以五日为期。考官则判局选差，率皆市井盘药合药货生药之徒，捐数百缗赂判局即得之。其就试者，亦是赂判局指授考官，临去取不看文字，惟寻暗号。监试者视为文具，率不经意。局有八斋，率四日设一早饘，公帑钱粮悉入局长之家。为生员者志不在食，惟欲侥倖省试，一得便可授驻